

端午节里的红色记忆

“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两千多年来，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而历史上的端午，浸透了战火与硝烟，无数先辈前赴后继，用流血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康。在端午节之际，让我们伴着淡淡的粽香，翻开历史的书页，寻找发生在端午节的红色记忆……

1 朱德与战士一起过端午节

1930年5月，正值春夏之交，红四军四个纵队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党和红军的思想、政策宣传工作，朱军长和特务营驻扎在寻乌县马蹄岗下。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0来天，转眼已是旧历的端午节了。端午节前一天的晚上，繁星闪烁，清风习习。在军部门口的教场坪上，特务营的一群战士们正在闲聊。一个战士说：“这里的老乡可热情了，听说，明天端午节还准备慰劳我们红军呢。”正说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朱军长来了”，战士们一拥而上，把朱军长围在中间。朱军长微笑着问大家：“你们在谈论端

午节的事吧？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自己动手，搞些荤腥来改善改善伙食嘛！”通过一番议论，大家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好主意——捡田螺。

第二天清晨，太阳徐徐升起，红军战士排好队出发了，有说有笑地下到田地里。朱军长也戴着斗笠，提着小竹篮，带领着战士们一起下田捡田螺。没过多长时间，战士们都满载而归。晌午时分，慰问红军的乡亲们拿着粽子、鸡蛋，来到军部门口，一派热闹景象。朱军长亲自迎接致谢，并招呼他们和红军战士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这个端午节的午餐，每一个班有三个菜：韭菜辣椒炒螺蛳肉、醋焖荤丝、清炖田螺汤。

2 邓小平在固原过端午节

1936年红军西征时，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固原七营做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6月，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解放固原东北部后，进至清水河中游，分驻在固原县的七营（今属中卫市）一带休整。红一军团政治部设在七营，邓小平与政治部文书科的五六名战士同住在离镇不远的吊嘴子村的一个四合院子里。6月23日是端午节，一大早，邓小平已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疾书了。突然，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是文书科的战士们起来了。“班长，今天是端午节啊，是不是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啊？”

下午，邓小平在百忙之中带着猎枪去了邻近的山上，打回了几只野鸽，交给了伙房，让其熬点鸽汤分给同志们改善一下生活。晚饭时间到了，当香气扑鼻的鸽汤端上桌，战

士们却一个个双手直摆，嘴里直嚷嚷：“让邓副主任喝吧，他最辛苦啊。”大家不约而同抓过高粱馍和咸菜。其实，闻到野鸽子的香味，谁都想更换一下口味，可一想到邓副主任平日和战士们一样吃高粱馍加萝卜咸菜，就舍不得去分享这难得的野鸽子汤，他们希望邓副主任多喝点，补养一下身子。

邓小平端着两大碗鸽子汤出现在文书科宿舍的门口，关切地望着每一个战士，操着四川口音笑道：“今日过节打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大家快把野鸽子汤报销了！来，我们一人一口，都喝！”听到邓副主任发出了“命令”，大家不好再推辞，于是“被迫”一人一口，喝下了让人终生难忘的鲜美的野鸽子汤。

李世民司马光朱熹： 家书抵万金 父爱显笺上

从古至今，中国人为何把家书看得比命还重？从司马光的“硬核”家训，到朱熹的絮叨叮嘱，再到李世民那句“想你想得要死”——翻开千年尺素，才发现中国人的父爱从不挂在嘴边，而是藏在一笔一划里。值此父亲节，让我们借这些穿越千年的家书，读懂字里行间那份沉默而滚烫的父爱。

父亲的苦心：司马光的“硬核”与朱熹的“唠叨”

哪个父亲不操心？司马光操心起来，非同一般。他的儿子司马康中了进士，眼看就要踏入官场。换作一般家长，早就大宴宾客了。可司马光忧心忡忡——他看见整个大宋朝都在“以阔为美”，请客要摆满一屋子山珍海味，连农夫都穿上了丝鞋。他怕儿子被奢靡之风裹挟，于是提笔写下了一封著名的家训，也就是后来收录在《资治通鉴》之外的《训俭示康》。

一开头，他就亮明自己的立场：“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他说自己出身清寒人家，从小就不喜欢奢华，长辈给他穿镶金戴银的华服，他觉得丢人，便偷偷脱掉。这位当朝大官不说教，先拿自己“开刀”——你爹我从小就这样，不是装，是真觉得穿金戴银丢人。

接着他又搬出孔子的原话：“与其不逊也，宁固。”与其骄奢无礼，倒不如固执简陋。他又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俭约而犯错误的人很少。他还举了当朝几位贤臣的例子：李沆做宰相，家里厅堂窄得只能转开一匹马。鲁宗道做谏官，

家里穷得请不起客，只能在酒馆招待朋友。张文节做宰相，生活水平还跟当小官时一样。有人劝他稍微随大流，免得被人说虚伪。张文节叹口气说了一番大道理：“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按照人之常情，从俭朴变成奢侈很容易，从奢侈再回到俭朴就难了。我今天的俸禄难道能一直这么高吗？我的身体难道能永远活着吗？一旦哪天不一样了，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奢靡，没法立刻节省，那就无家可归了。司马光把这话写在信里，就是想让孩子明白：俭朴不是抠门，是给自己留后路。

父亲的唠叨，有时真能救人一命。另一位父亲朱熹，就“唠叨”得更接地气了。他的长子朱塾，20岁了还学无所成，懒惰成性。朱熹恨铁不成钢，干脆把儿子送到好友吕祖谦那里去读书。临行前他写下一封《与长子受之》：不许随便外出，不许饮酒荒废学业，不许议论别人的过错和家里长短。最后那句最戳心：你要是到了那边能发奋改掉老毛病，我还有指望；否则，你拿什么脸回来见父母？

帝王的“肉麻”：李世民对儿子说“想你想得要死”

谁说帝王家无情？唐太宗李世民第一个不答应。公元645年，他亲征高句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监国。父子分离，这位杀伐决断的皇帝想儿子想得不行。偏偏有几次宫中的信都到了，却唯独没有李治的亲笔。这下李世民急坏了，提笔就写了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后世称之为《两度帖》。信里他写道：“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欲似死而更生！”——宫里来了两封信，都没见你的表章，阿耶我想你想得要死！刚才忽然收到你的亲笔信……简直像死而复生！

值得注意的是，他自称“耶耶”，那是唐代父亲对儿子的昵称，相当于今天北方方言里的“老爹”。而“忌欲恒死”，就是“想死我了”。一个皇帝，用这么直白、甚至有点“没出息”的话跟儿子撒娇，恐怕世间罕见。他还特别交代：“今日以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具报。”——从今以后，你头风病一犯就立刻报信。老爹我要是有点小病，也会全部告诉你。这才是真父子。没有圣旨的威严，没有君臣的距离，只有两个相互牵挂的人。

帝王也是人，下了朝堂，他只是个想儿子的老爹。孙晓明